

纪事

《帝王世纪》：伏羲氏仰观象于天，俯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还取诸物，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，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所以六气六腑，五脏五行，阴阳四时，水火升降，得以有象，百病之理，得以类推，乃尝味百草而制九针，以拯夭枉焉。

《路史》：伏羲氏察六气，审阴阳，以赅之身，而四时水火升降，得以有象，百病之理，得以有类。于是尝草治砭，以制民疾，而人滋信。【注古者以砭，后代以针。高氏之山多此砭也。】

《史记》三皇本纪补：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，始尝百草，始有医药。《帝王世纪》：炎帝神农氏长于江水，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，以省杀生，尝味草木，宣药疗疾，救夭伤人命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着《本草》四卷。

《搜神记》：神农以赭鞭鞭百草，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，臭味所生，以播百谷，故号神农皇帝。

《外纪》：古者民有疾病，未知药石，炎帝始味草木之滋，察其寒温平热之性，辨其君臣佐使之义，尝一日而遇七十毒，神而化之，遂作方书以疗民疾，而医道自此始矣。复察水泉甘苦，令人知所避就，由是斯民居安食力，而无夭札之患，天下宜之。

《路史》：神农问于太乙小子曰：上古之人，寿过百岁，后世不究天年，而有殂落之咎，独何气使然耶？小子曰：天有九门，中道最良。乃稽太始，说玉册，磨蜃鞭茭，察色腥，尝草木而正名之。审其平毒，旌其燥寒，察其畏恶，辨其臣使，厘而正之，以养其性命而治病，一日之间而七十毒，极含气也。病正四百，药三百六十有五，着其《本草》，过数乃乱。命僦贷季理色脉，对察和齐，摩踵告，以利天下，而人得以缮其生。【注任述意云：太原有神釜冈，有神农尝药鼎。又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。一日神农原亦名药草，山中有紫阳观，云帝于此辨药。】

《通志》三皇纪：炎帝神农尝百药之时，一日百死百生，其所得三百六十物，以应周天之数，后世取传为书，谓之《神农本草》。又作方书以疗时疾。

《帝王世纪》：黄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论经脉，傍通问难八十一，为《难经》。教制九针，着《内外术经》十八卷。

《路史》：黄帝有熊氏谓：人之生也，负阴而抱阳，食味而被色，寒暑荡之外，喜怒攻之内，夭昏凶札，君民代有。乃上穷下际，察五气，立五运，洞性命，纪阴阳，极咨于岐雷而《内经》作，谨候其时，着之玉版，以藏灵兰之

室。演仓谷，推贼曹，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，究息脉，谨候其时，则可万全。命巫彭桐君处方盍餌，湔澣刺治，而人得以尽年。【注《道基经》云：仓谷者，名之谷仙，行之不休可长久。王莽篡位，种五梁禾于殿中，各顺色置其方面，云此黄帝谷仙之术。《灵枢》亦有说。《黄帝元辰经》云：血忌阴阳精气之辰，天上中节之位，亦名天之贼曹，尤忌针灸。《素问》：谨候其时，气乃与期，能合色脉，可以万全矣。胃疟以下五十九刺，详《素问》刺疟。及黄帝中诘世纪云，帝使岐伯尝味百药，主典医药，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。故《家语》云：黄帝尝味草木。】

《通志》三皇纪：黄帝轩辕氏察五运六气，乃着岐伯之问，是为《内经》。或言《内经》后人所作，而本于黄帝。

《左传》：襄公二十一年夏，楚子使薳子冯为令尹，访于申叔豫。叔豫曰：国多宠而王弱，国不可为也。遂以疾辞。方暑，阙地下冰而床焉。重茧衣裘，鲜食而寝。楚子使医视之，复曰：瘠则甚矣，而血气未动。乃使子南为令尹。

《国语》：温之会，晋人执卫成公，归之于周，使医鸛之，不死，医亦不诛。【注 成公恃楚而不事晋，又杀弟叔武，其臣元咺诉之晋，故文公执之。鸛鸟有毒，酒而饮立死。宁俞货医，使薄其鸛，得不死。不诛医者，讳以私行毒也。】

《列子》周穆王篇：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，朝取而夕忘，夕与而朝忘，在涂则忘行，在室则忘坐，今不识先，后不识今，阖室毒之。谒史而卜之，弗占；谒巫而祷之，弗禁；谒医而攻之，弗已。鲁有儒生，自媒能治之。华子之妻子，以居产之半请其方。儒生曰：此固非卦兆之所占，非祈请之所祷，非药石之所攻，吾试化其心，变其虑，庶几有瘳乎？于是试露之而求衣，饥之而求食，幽之而求明。儒生欣然告其子曰：疾可已也。然吾之于密传不以告人，试屏左右，独与居室七日。从之，莫知其所施为也。而积年之疾，一朝都除。华子既悟，乃大怒，黜妻，罚子，操戈逐儒生。宋人执而问其以，华子曰：曩吾忘也，荡荡然不知天地之有无，今顿识既往，数十年来存亡得失，哀乐好恶，扰扰万绪起矣。吾恐将来之有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，吾心如此也。须臾之忘，可复得乎？子贡闻而怪之，以告孔子。孔子曰：此非汝所及乎？顾谓颜回记之。

《公孙》尼子：孔子有疾，哀公使医视之。医曰：居处饮食何如？子曰：丘春之居葛笼，夏居密阳，秋不风，冬不炆，饮食不遗，饮酒不勤。医曰：是良医也。

《战国策》：卫灵公近痈疽弥子瑕，二人者，专君之势以蔽左右。复涂佞谓君曰：昔日臣梦见君。君曰：子何梦？对曰：梦见灶君。君忿然作色曰：吾

闻梦见人君者，梦见日。今子曰梦见灶君而言君也，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。对曰：日并烛天下者也，一物不能蔽也。若灶则不然，前之人炀，则后之人无从见也。今臣疑人之有炀于君者也，是以梦见灶君。君曰：善。于是因废痼疽弥子瑕，而立司空猷。

《鶡冠子》：扁鹊兄弟三人，并善医。魏文侯问曰：子昆弟三人孰最善？对曰：长兄视色，故名不出家；仲兄视毫毛，故名不出门；鹊针入血脉，投人毒药，故名闻诸侯。

《吴越春秋》：勾践十五年谋伐吴，乃葬死问伤，吊有忧，贺有喜，约父兄昆弟而誓之曰：令将免者，以告于孤，令医守之。

《战国策》：荆轲至秦，献督亢之地图，图穷而匕首见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揕之。未至身，秦王惊，自引而起，袖绝；拔剑，剑长操其室，时惶急，剑坚故不可立拔。荆轲逐秦王，秦王环柱而走。群臣惊愕，卒起不意，尽失其度。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，不得持尺寸之兵；诸郎中执兵，皆陈于殿下，非有诏不得上。方急时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轲逐秦王，而卒惶急无以击轲，而乃以手共搏之。是时侍医夏无且，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。秦王方环柱走，卒惶急不知所为。左右乃曰：王负剑！王负剑！遂拔以击荆轲，断其左股。荆轲废，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，不中，中柱。秦王复击轲，轲被八创。轲自知事不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骂曰：事所以不成者，乃欲以生劫之，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。左右既前，斩荆轲。秦王目眩良久，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，各有差，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。曰：无且爱我，乃以药囊提荆轲也。

《史记》向祖本纪：高祖击鲸布时，为流矢所中，行道病。病甚，吕后迎良医。医入见，高祖问医，医曰：病可治。于是高祖嫚骂之曰：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虽扁鹊何益？遂不使治疾，赐金五十斤罢之。

酷吏列传：义纵者，河东人也。为少年时，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。纵有姊姁，以医幸王太后。王太后问：有子兄弟为官者乎？姊曰：有弟无行，不可。太后乃告上，拜义姁弟纵为中郎，补上党郡中令。

万石张叔列传：郎中令周文者，名仁，其先故任城人也，以医见，景帝为太子时，拜为舍人。

《汉书》许皇后传：霍光夫人显，欲贵其小女，道无从。明年，许皇后当娠病，女医淳于衍者，霍氏所爱，尝入宫侍皇后疾。衍夫赏为掖庭户卫，谓衍可过辞霍夫人行，为我求安池监。衍如言报显。显因生心，辟左右，字谓衍：少夫幸报我以事，我亦欲报少夫可乎？衍曰：夫人所言，何等不可者？显曰：将军素爱小女成君，欲奇贵之，愿以累少夫。衍曰：何谓邪？显曰：妇人免

乳大故，十死一生。今皇后当免身，可因投毒药去也，成君即得为皇后矣。如蒙力事成，富贵与少夫共之。衍曰：药杂治，当先尝，安可？显曰：在少夫为之耳。将军领天下，谁敢言者！缓急相护，但恐少夫无意耳。衍良久曰：愿尽力。即捣附子赍入长定宫。皇后免身后，衍取附手并合大医大丸，以饮皇后。有顷曰：我头岑岑也，药中得无有毒？对曰：无有。遂加烦懣，崩。衍出，过见显，相劳问，亦未敢重谢衍。后人有上书告诸医侍疾无状者，皆收系诏狱，劾不道。显恐事急，即以状俱语光。因曰：既失计为之，无令吏急衍。光惊鄂，默然不应。其后奏上，署衍勿论。

《西京杂记》：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，散花绫二十五匹。绫出巨鹿陈宝光家。宝光妻传其法，霍显召入其第，使作之机，用一百二十镊，六十日成一匹，匹值万钱。又与走珠一琲，绿绫百端，钱百万，黄金百两，为起第宅，奴婢不可胜数。衍犹怨曰：吾为尔成何功而报我若是哉？

《锺离意别传》：黄诰为会稽太守。建武十四年，吴大疾疫，署意中部尉督邮，意乃露车不冠，身循行病者门家，至赐与医药；诸神庙为民祷祭，召录医师百人，合和草药。恐医小子或不良，毒药剂贼害民命，先自吞，先后施行。其所临护四千余人，并得差愈。后日府君出行，灾害百姓，攀车涕泣曰：府君不须出也，但得锺督邮，民皆活也。

《通志》许杨传：杨字伟君，汝南平舆人也，少好术数。王莽辅政，召为郎，稍迁酒泉都尉。及莽篡位，杨乃变姓名为巫医，逃匿他界。莽败，方还乡里。

《东观汉记》：邓训谦恕下士无贵贱，见之如旧，朋友往来门内，视之如子，有过加鞭扑教之。太医皮巡从猎上林还，暮宿殿门下，寒疝病发。时训直事，闻巡声，起往问之。巡曰：冀得火以熨背。训身至大宫门为求火不得，乃以口嘘其背；复呼同辈，即共更嘘，至朝遂愈。

《拾遗记》：孙和悦邓夫人，常置膝上，于月下舞水精如意，误伤夫人颊，血流污裤，娇姹弥苦。和自舐其疮，命太医合药。医曰：得白獭髓、杂玉与琥珀屑，当灭此痕。即百金购致，和乃命合此膏。医误琥珀太多，及差而有赤点如朱，逼而视之，更益其妍。

《晋中兴书》：程据为太医令，武帝初受魏禪，改元为太始，而据贡雉头裘，帝以奇伎异服，典礼所禁，焚之于殿前。据以医术承恩，出入禁闕，因为贾后合巴豆杏仁丸，害愍怀太子，遂就戮焉。

《王通元经》：元康九年冬十二月壬戌，贾庶人杀太子。【薛传太子名遹，初贾后令太医程据合巴豆丸，使黄门孙虑与太子服之而死。】

《晋书》齐武闵王冏传：冏字景治，献王攸之子也。少称仁惠，好赈施

，有父风。初攸有疾，武帝不信，遣太医诊候，皆言无病。及攸薨，帝往临丧，同号踊诉父病为医所诬，诏即诛医。

颜含传：含兄畿咸宁中得疾，就医自疗，遂死于医家。家人迎丧，旒每绕树而不可解，引丧者颠仆，称畿言曰：我寿命未死，但服药太多，伤我五脏耳。今当复活，慎无葬也。父母从之，乃共发棺，果有生验，以手刮棺，指爪尽伤，然气息甚微，存亡不分。饮哺将护，累月犹不能语，饮食所须，托之以梦者，十有三年，竟不起。

《宋书》王微传：微字景元，琅琊临沂人也。少好学，无不通览。弟僧谦遇疾，微躬自处治，而僧谦服药失度，遂卒。微深自咎恨，发病不复自治。哀痛谦不能已，以书告灵曰：方欲共营林泽以送余年，念兹有何罪戾，见此天酷，没于吾手，触事痛恨。吾素好医术，不使弟子得全；又寻思不精，致有枉过。念此一条，特复痛酷。痛酷奈何！吾罪奈何！僧谦卒后四旬而微终。

刘怀慎传：上宠殷贵妃薨，葬毕，数与群臣至殷墓号恸；又令医术人羊志哭殷氏，志亦呜咽。他日有问：志卿那得此副急泪？志时新丧爱姬，答曰：我尔时自哭亡妾耳。志滑稽善为谐谑，上爱狎之。

《梁书》世祖本纪：世祖讳绎，高祖第七子也。初生患眼，高祖有下意治之，遂盲一目。

《魏书》西域传：悦般国真君，九年遣使朝献，并送幻人，称能割人喉脉令断，击人头令骨陷，皆血出，或数升，或盈斗，以草药内其口中，令嚼咽之，须臾血止，养疮一月复常，又无痕瘢。世祖疑其虚，乃取死罪囚试之，皆验。云：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。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。

《独异志》：隋末，高开道被箭镞入骨，命一医工拔之不得。开道问之，云：畏王痛。开道斩之，更命一医，云：我能拔之。以一小斧子当刺下疮际，用小棒打入骨二寸，以钳拔之。开道饮啖自若。赐医工绢三百匹，后为其将张金树所杀。

《因话录》：韩仆射皋，病小疮，令医敷膏药，药不濡。公问之，医云：天寒膏硬。

《玉堂闲话》：长安完盛日，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，用寻常之药，不过数味，亦不闲方脉，无问是何疾苦，百文售一服，千种之疾，入口而愈。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，日夜鏊研煎煮，给之不暇。人无远近，皆来取之，门市骈罗，喧阗京国，至有夏金守门，五七月间，未获给付者。获利甚富。时田令孜有疾，海内医工召遍，至于国师待诏，了无其征。忽有亲知白田曰：西市饮子，何妨试之！令孜曰：可。遂遣仆人驰乘往取之。仆人得药，鞭马而回，将及近坊，马蹶而复之。仆既惧其严，难以复取，遂诣一染坊，丐得池脚一

瓶，以给其主。既服之，其病立愈。田亦只知病愈，不知药之由来，遂偿药家甚厚，饮子之家声转高，此盖福医也。近年邳都有张福医者亦然，积货甚广，以此有名，为蕃王挈归塞外。

《东观奏记》：毕诚本估客之子，连升甲乙科。杜琮为淮南节度使，置幕中，始落盐籍，文学优赡，遇事无滞。在翰林，上恩顾特异，许用为相，深为丞相令狐绹所忌。自邠宁连移凤翔、昭义、北门三镇，皆绹缓其入相之谋也。诚思有以结绹，在北门求得绝色，非人世所易有，盛饰朱翠，专使献绹。绹一见之心动，谓其子曰：尤物必害人。毕太原于吾无好，今以是饵吾，将以吾家族也。一见返之。专人不敢将回，驿候诚意。诚又沥血输启事于绹，绹终不纳，乃命郡吏货之。东头医官李元伯，上所狎昵者，以钱七十万致于家，乃舍之正堂，元伯夫妻，执贱役以事焉。逾月尽得其欢心矣，乃进于上。上一见惑之，宠冠六宫。元伯烧伏火丹砂进之，以市恩泽，致上疮疾，皆元伯之罪也。懿宗即位，元伯与山人王岳、道士虞紫芝俱弃市。

《书蕉》：唐李伯珍与医帖云：白金一铤，奉备橘黄之需。始不晓所谓，及观《续世说》有：枇杷黄，医者忙；橘子黄，医者藏。乃知时使然耳。

《国史补》：白岑曾遇异人传发背方，其验十全。岑卖弄以求利，后为淮南小将。节度高适胁取其方，然不甚效。岑至九江，为虎所食，驿吏于囊中，乃得真本，太原王升之，写以传布。

《野航史话》：五代时，朱瑾事杨行密，尝病疽，医视之，色惧。瑾曰：但理之，我非以病死者。及徐温父子专政，瑾谋诛之，被杀，瘞广陵北门。是时民多病疽，取瑾墓上土，以水服之，病辄愈。身知不以病死，死后墓土尚能已病，真快士也。

《辽史》耶律庶成传：初，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，上命庶成译方脉书行之，自是人皆通习，虽诸部族亦知医事。

《宋史》孝宗二女传：长嘉国公主，绍兴二十四年封硕人，进永嘉郡主，三十二年卒，诏以医官李师克等属吏，孝宗时居东宫，奏臣女幼而多疾，不宜罪医，遂寝。

《渑水燕谈录》：祥符中诸王，有以患使医有效，乞除遥郡。真宗曰：医之为郡，非治朝美事，厚赐之可也。仍令宰相谕此意。

《谈苑》：京师语曰：宣医丧命，敕葬破家。盖所遣医官云，某奉敕来，须奏服药，加减次第，往往必令饵其药，至死而后已。敕葬之家，使副洗手帨巾，每人白罗三匹，他物可知也。元佑中，韩康公病革，宣医视之，进金液丹，虽暂能饮食，然公老年真气衰，不能制客阳，竟以背薨。朝廷遣使问后事，病乱中误诺敕葬，其后子侄辞焉。

滕元发云：一善医者云，取本草白字药，服之多验。苏子容云：黑字是后人益之。

《谈圃》：徐君平，金陵人，亲见荆公病革时，独与一医者对床而寝，荆公矍然起，云：适梦与王禹玉露髻不巾，同立一坛上。已而遂薨，此可怪也。

《昼埭录》：州东王文公寝疾，真庙屡访医者视之，仍不得，辄归，如是半年。一日，王氏以讣闻，而医者语人曰：半年厮系绊，与一服药，且大家厮离。

《梦溪笔谈》：国子博士李余庆知常州，强于政事，果于去恶，凶人恶吏，畏之如神。末年得疾甚困，有州医博士多过恶，常恐为余庆所发，因其困，进利药以毒之，洞泄不已，势已危。余庆察其奸，使人扶舁坐听事，召医博士杖杀之，然后归卧，未及席而死，葬于横山。人至今畏之，过墓者皆下。有病疴者，取墓土著床席间辄差，其敬惮之如此。

《避暑录话》：苏子瞻喜言神仙，晚得姚丹元者，奇之，直以为李太白复作，赠诗数十篇。姚本京师富人王氏子，不肖，为父所逐，事建隆观一道士。天资聪慧，因取道藏遍读，咸能成诵，又多得其方术丹药，大抵好大言，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，故能成其说。浮沉淮南，屡易姓名，子瞻初不能辨也。后复其姓，名王释。崇宁间，余在京师，则已用技术进为医官矣。出入蔡鲁公门下，医多奇中。余犹及见其与鲁公言从子瞻事，且云：海上神仙宫阙，吾皆能以说致之，可使空中立见。蔡公亦微信之。坐事编置楚州，梁师成从求子瞻书帖，且荐其有术。宣和末，复为道士，名元成。力诋林灵素，为所毒，呕血死。

《东坡志林》：庞安常为医，不志于利，得法书古画，喜辄不自胜。九江胡道士颇得其术，与余用药。无以酬之，为作行草数纸而已。且告之曰：此安常故事，不可废也。参寥子病，求医于胡，自度无钱，且不善书昼，求余甚急，余戏之曰：子粲可皎彻之徒，何不下转语作两首诗乎？庞胡二君与吾辈游，不日索我于枯鱼之肆矣。

《墨庄漫录》：段承务者，医术甚精，贵人奏以不理选受恩泽。居宜兴，非有势力者不能屈致。翟公巽参政居常熟，欲见之，托平江守梁仲谟尚书邀之，始来。乃曰，平江一富人病求段医，段曰：此病不过汤剂数服可愈，然非五百千为酬不可。其家始许其半，段拂衣而去。竟从其请，复以五十星为药资。段复求益，增至百星，始肯出药。果如其说而差。段载其所获而归，中途夜梦一朱衣曰：上帝以尔为医，而厚取贿赂，殊无济物之心。命杖脊二十，敕左右牵而鞭之。既寤，犹觉脊痛，令人视之，有捶痕，归家未几而死。

《清波杂志》：辉尝见父友许志康宦论太素脉，谓可卜人之休咎。因及治平中，京师医僧智缘为王荆公诊脉，言当有子登科甲之喜。时王禹玉在坐，深

不然之。明年，雱果登第。缘自矜语验，诣公乞文以为宠。公为书曰：妙应太师智缘诊父之脉，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，翰林王承旨疑古无此，缘曰：昔秦医和诊晋侯之脉，知其良臣将死。夫良臣之命，尚于晋侯脉息见之，因父知子，又何怪乎？所书大略如此。许云：非荆公之文，特其徒假公重名，矜衒以售其术耳。

《程史》：宇文忠惠绍节在枢府，余间见焉。因及五行之理，相与纵谭，有客在坐，偶曰：黥医王涇者，昨鞭背都市，流远方，及平原用事，始得归，稍叙故秩。自言元不曾受杖，尝袒而示某以背，完莹无疵。初不解其如何也，后见他医，言杖皆有瘢，惟噬肤之初，敷以金箔，则瘢立消，意金木之性相制耳。忠惠笑曰：昔人有以胝足之药售于市者，辄揭扁于门曰：供御。或笑其不根，闻于上，召而罪之，既而宥其愚。及出，乃复增四字曰：曾经宣唤。今此方无乃其比耶？子将谁售！客亦笑不敢应。时忠惠未识涇也。其二年，余在里下，闻忠惠不起，为位以哭。及都人来，乃云：涇实用蠲毒泻足疾，以致大故。朝廷知之，再命追涇所复宫，免杖，流永兴。余因忆在京华时，傅著作行简、姚胄丞师皋皆甘涇饵，目击其殒。著作未启手足，犹进一刀圭，不脱口而逝。余一日，随班景灵，见胄丞殿门下，云：痰癖新愈。因相劳苦。则曰：王御医实生我，癖去矣，痰下者数斗。今顾疲茶，他则无恙。余闻而私忧之，谓未必能胜，未旬果卒。嗟夫！医之害如此哉！追思畴昔之言，为之流涕，并志颠末，以悼其庸。

余稚年入闽，过福，闻有黑虎王医师者，富甲一郡。问之，则继先之别名也。继先世业医，其大父居京师，以黑虎丹自名，因号黑虎王家。及继先，幸于高宗，积官留后，通国称为医师，虽贬犹得丽于称谓焉。初，秦桧擅权而未张，颇赂上左右以固宠，继先实表里之。当其盛时，势焰与桧絜，大张去为，而下不论也。诸大帅率相与父事王，胜在偏校，因韩蕲王以求见，首愿为养子，遂帅金陵军，闻者争效，不以为怪。桧欲贵其婣族，不自言，每请进继先之党与宫。继先亦乘间为桧请，诸子至列延阁，金紫盈门，擐顾赇谢，攘市便腴，抑民子女为妾侍，罪不可胜纪，而依凭城社，中外不敢议者三十年。绍兴辛巳六月，蜀人杜莘老为南台，拟击之而未发。会边衅，继先首辇重宝为南遁计，都城为之骚然。上闻之，不乐。刘武忠猷帅京口，请以先发制人之策，决用兵。上意犹隐忍不决，亶欲以兵应。继先素怯，犹幸和议之坚以窃安，因间言于上曰：边鄙本无事，盖新进用主兵官，好作弗靖，欲邀功耳。各斩一二人，和可复固。上不答，徐谓侍貂曰：是欲我斩刘猷耶？于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者，颇浸润及之矣。金亮索我大臣，廷遣徐嘉、张抡往聘。亮以非指，使谏议大夫韩汝嘉至盱眙止之，更令遣所索。奏至，上适在刘婕妤阁，当馈辍食，婕

好怪之，问诸侍貂而得其由，进说宽譬，颇与继先之言符。上大惊，问曰：汝安得此？婕妤不能隐，具以所闻对，遂益怒。丁未，诏婕妤归别第。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。初进读，玉色犹怫然。莘老扣榻曰：臣以执法事陛下，不能去一医，死不敢退。犹未许。因密言外议，谓继先以左道幸，恐谤议丛起，臣且不忍听。上始变色首肯。罢朝，使宣旨曰：朕以显仁饵汝药，故假尔宠。今言者如此，当不复有面目见朕。期三日有施行，其自图之！辛亥，遂诏继先居于福，子孙勒停，都城田宅皆没官，奴婢之强，鬻者从便。令下，中外大悦。继先以先事闻诏，多藏远徙，故虽籍不害其富也。迄今其故居，华栋雕甍，犹号巨室。一传而子弟荡析，至不能家。或者谓其致不以道，宜于厚亡。赵性之作《中兴遗史》，载继先始末极详，参以所闻而着其事。

《癸辛杂识》：王医师有二：王继先，高宗朝国医，后以德寿宫进药罔效，安置福州。王涇亦继先同时，相先后应奉，后以德寿疾，进凉药大渐，杖脊鲸海上，后得归。所谓御诊王承宣者是也。

《金史》程辉传：辉拜参知政事，性喜杂学，尤好论医。从河间刘守真说，率用凉药。神童尝添寿者方数岁，辉召之，因书医非细事四字。添寿涂细字，改书作相。辉颇惭。人亦以此为中其病云。

《剪胜野闻》：徐魏国公达病疽疾笃，帝数往视之。大集医徒，治疗且久，病少差。帝忽赐膳，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，密令医人逃去。未几告薨，亟报帝。帝蓬跣担纸钱，道哭至第，命收斩医徒。夫人大哭，出拜帝，帝慰之曰：嫂勿为后虑，有朕存焉。因为周其后事而去。

《金台纪闻》：金华戴原礼，国初名医。常被召至南京，见一医家，迎求溢户，酬应不闲，原礼意必深于术者，因注目焉。按方发剂，皆无他异，退而怪之，日往观焉。偶一人求药者，既去，追而告之曰：临煎时，下锡一块。麾之去。原礼始大异之。念无以锡人煎剂法，叩之，答曰：是古方耳。原礼求得其书，乃饒字耳。原礼急为正之。呜呼！不辨饒锡而医者，世胡可以弗谨哉？

《长安客话》：太医院例，于端阳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虾蟆挤酥以合药，制紫金锭。某张大其事，备鼓吹旗旛，喧阗以往。有嘲以诗曰：抖擞威风出凤城，喧喧鼓吹拥霓旌。入林披莽如虓虎，捉得虾蟆剜眼睛。

民间妇有精通方脉者，由各衙门选取，以至司礼监御医。会选中者，著名籍以待诏，妇女多荣之，名曰医婆。

《尘余》：有名医将入蜀，见负薪者，猛汗于河中浴。医曰：此人必死，随而救之。其人入店中，取大蒜细切，热面浇之，食之，汗出如雨。医曰：贫下人且知药，况富贵乎？遂不入蜀。

《霏雪录》：木鳖不可服。苏门一人生二子，皆切爱之，恣其食啖，遂成

痞疾。其父得一方，以木鳖煮猪肉食之。其次者当夜死，明日长者死。愚人不谨，轻信妄为，至杀其二子，悲哉！友人马君文诚得方书一帙，亦载此方，故为注其事于左以为戒。此仁之一端也。

一童子头有疡，遇人以药敷之，童子头痒不可忍，爬搔见血，至以头触柱，至夕竟死。盖其药有砒，见血即害人矣。吾闻之文诚云。

《涧泉日记》：李生者，居余干门外，善货殖，日卖养脾丸于市，尝揭巨榜于前曰：不使丁香木香合，则天诛地灭。家畜二婢，以事炮制。李一旦饮醉，而溺死于河，其家弗知也，但惟连日弗归，遣亲信四方寻求，略无踪迹。洎官验视，或有报其家者，亟前诣之，已腐败，仅能辨认，欲求免洗涤，已不及矣。遂槁葬于藜冢间，立木牌于坟，云：贾药李郎中之墓。或有题于牌后曰：卖药李郎中，昂藏辨不穷。一朝天赐报，溺死运河东。未几，家计萧然，其妻遣去二婢，寻弃所居，携二子以事人。或有问于妻曰：尔夫修合不苟，天当佑之，何返报之酷耶？他日，后夫醉之以酒，扣之，妻云：向所遣去二婢，先夫专委之修合，一名曰木香，一名曰丁香，其实不用二药也。故受斯报云。

杂录

古谚语：有病不治，常得中医。

《战国策》：张丑谓韩相国曰：人之所以善扁鹊者，为有拥肿也。使善扁鹊而无拥肿也，则人莫之为之也。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，为恶于秦也；而善平原君，乃所以恶于秦也。愿公之熟计之也！

《尸子》：有医洵者，秦之良医也。为宣王割痤，为惠王疗痔，皆愈。张子之背肿，命洵治之，谓医洵曰：背非吾背也，任之制焉。治之遂愈。洵诚善治疾也，张子委制焉。夫身为国亦犹此，必有所委制然后治。

《韩子》：医善吮人疡，含人血，非有肌骨之亲也，利之所在也。

《庄子》天地篇：有虞氏之药疡也，秃而施髡，病而求医，孝子操药以修慈父，其色焦然，圣人羞之。

庚桑楚篇：南荣趺曰：里人有病，里人问之，病者能言其病，然其病，病者犹未病也。若趺之闻大道，譬犹饮药以加病也，趺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。老子曰：卫生之经，能抱一乎？能勿失乎？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？能止乎？能已乎？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？能邴然而居乎？能侗然而处乎？能儿子乎？儿子终日嗥而嗑不嘎，和之至也；终日握而手不掣，共其德也；终日视而目不瞬偏，不在外也。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为，与物委蛇而同其波，是卫生之经已。南荣趺曰：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？曰：非也。是乃所谓冰解冻释。夫至人者，相与交食乎地而交药乎天，不以人物利害相撓，不相与为怪，不相与为谋，不相与为事，邴然而往，侗然而来，是谓卫生之经已。

《墨子》贵义篇：子墨子曰：惟其可行，譬若药然，草之本，天子食之以顺其疾，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？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，大人为酒醴粢盛，以祭上帝鬼神，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？故虽贱人也，上比之农，下比之药，曾不若一草之本乎？且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？昔者，汤将往见伊尹，令彭氏之子御。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：君将何之？汤曰：将往见伊尹。彭氏之子曰：伊尹，天下之贱人也。君若欲见之，亦令召问焉，彼受赐矣。汤曰：非女所知也。今有药于此，食之则耳加聪，目加明，则吾必说而强食之。今夫伊尹之于吾国也，譬之良医善药也，而子不欲吾见伊尹，是子不欲吾善也。因下彭氏之子，不使御。

《列子》周穆王篇：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，及壮而有迷罔之疾，闻歌以为哭，视白以为黑，飧香以为朽，尝甘以为苦，行非以为是。意之所之，天地四方，水火寒暑，无不倒错者焉。杨氏告其父曰：鲁之君子多术艺，将能已乎？汝奚不访焉？其父之鲁过陈，遇老聃，因告其子之证。老聃曰：汝庸知汝子之迷乎？今天下之人，皆惑于是非，昏于利害，同疾者多，固莫有觉者。且一身之迷，不足倾一家；一家之迷，不足倾一乡；一乡之迷，不足倾一国；一国之迷，不足倾天下。天下尽迷，孰倾之哉！向使天下之人，其心尽如汝子，汝则反迷矣。哀乐声色，臭味是非，孰能正之？且吾之言未必非迷，况鲁之君子，迷之邮者，焉能解人之迷哉？荣汝之粮，不若遄归也。

《韩诗外传》：传曰：太平之时，无暗(犷龙)跛眇尪蹇侏儒折短，父不哭子，兄不哭弟，道无襁负之遗育，然各以其序终者，贤医之用也，故安止平正。除疾之道无他焉，用贤而已矣。诗曰：有瞽有瞽，在周之庭。纣之余民也。人主之疾，十有二发，非有贤医，莫能治也。何谓十二发？痿蹶逆胀，满支膈盲，烦喘痹风，此之曰十二发。贤医治之何？曰：省事轻刑则痿不作，无使小民饥寒则蹶不作，无令财货上流则逆不作，无令仓廩积腐则胀不作，无使府库充实则满不作，无使群臣纵恣则支不作，无使下情不上通则膈不作，上材恤下则盲不作，法令奉行则烦不作，无使下怨则喘不作，无使贤伏匿则痹不作，无使百姓歌吟诽谤则风不作。夫重臣群下者，人主之心腹肢体也。心腹肢体无疾，则人主无疾矣。故非有贤医，莫能治也。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贤医，则国非其国矣。诗曰：多将熇熇，不可救药。终亦必亡而已矣。故贤医用则众庶无疾，况人主乎！

《李氏春秋》：鲁有公孙绰者，告人曰：我能治偏枯。今吾俗为偏枯，药之则可以起死人矣。

《孔丛子》：宰我使齐，反见夫子曰：梁丘据遇魃毒，三旬而后瘳。朝于君，君大夫众宾而庆焉。弟子与在宾列，大夫众宾，并复献攻疗之方。弟子谓

之曰：夫所以献方，将为病也。今梁丘子已瘳，而诸夫子乃复献方，意欲梁丘大夫复有虺害，当用之乎？众坐默然无辞。弟子此言何如？孔子曰：女说非也。夫三折股而后为良医。梁丘子遇虺毒而获瘳，虑有与同疾者，必问所以已之方焉。众人为此之故，各言其方，欲售之以已人疾也。凡言其方者，称其良也，且以参据所以已之之方之优劣也。

《新语》：昔扁鹊居宋，得罪于宋君，出亡之卫，卫人有病将死者，扁鹊至其家，欲为治之。病者之父，谓扁鹊曰：吾子病甚笃，将为迎良医治，非子所能治也。退而不用。乃使灵巫求福请命，对扁鹊而咒。病者卒死。灵巫不能治也。夫扁鹊，天下之良医，而不能与灵巫争，用者知与不知也。故事求远而失近，广藏而狭弃，斯之谓也！

《淮南子》主术训：天下之物，莫凶于鸡毒。然而良医橐而藏之，有所用也。【注：鸡毒，乌头也】

缪称训：物莫无所不用。天雄、乌喙、药之凶毒也，良医以活人。

良工渐乎矩凿之中，矩凿之中，固无物而不周。圣王以治民，造父以治马，医骆以治病，同材而各自取焉。【注：医骆，越医】

说山训：病者寝疾，医之用针石，巫之用糈借，所救均也。

为医之不能自治其病，病而不就药则悖。

说林训：与死者同病，难为良医。

忧父之疾者子，治之者医。

人间训：患至而后忧之，是犹病者已倦而索良医也。虽有扁鹊俞跗之巧，犹不能生也。

泰族训：所以贵扁鹊者，非贵其随病而调药，贵其扞息脉血，知病之所从生也。

《史记》日者传：贾谊曰：吾闻古之圣人，不居朝廷，必在医卜之中。

《释名》释姿容：脉摘，犹摘也。如医别人脉，知疾之意，见事者之称也。

释疾病：疹，诊也。有结气，可得诊见也。

《越绝书》：身死不为医，邦亡不为谋，还自遗灾。

《盐铁论》：扁鹊不能肉白骨，微箕不能存亡国。

扁鹊不能治不受针药之疾，贤圣不能正不食谏诤之君。

所贵良医者，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，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。

吏不以多断为良，医不以多刺为工。

扁鹊抚息脉而知疾所由生，阳气盛则损乏而调阴，寒气盛则损乏而调阳，是以气脉调和，而邪气无所留矣。夫拙医不知脉理之腠，血气之分，妄刺而

无益于疾，伤肌肤而已矣。今欲损有余，补不足，富者益富，贫者益贫矣。严法任刑，欲以禁暴止奸，而奸犹不止，意者非扁鹊之用针石，故众人未得其职也。

《潜夫论》思贤篇：夫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，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，岂虚言哉！何以知人且病也？以其不嗜食也。何以知国之将乱也？以其不嗜贤也。是故病家之厨，非无嘉肴也，乃其人弗之能食，故遂于死也。乱国之官，非无贤人也，其君弗之能任，故遂于亡也。夫生飭稷粱，旨酒甘醪，所以养生也。而病人恶之，以为不若菽麦糟糠饮清者，此其将死之候也。尊贤任能，信忠纳谏，所以为安也。而暗君恶之，以为不若奸佞闾茸谗谀者，此其将亡之征也。老子曰：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《易》称：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是故养寿之士，先病服药；养世之君，先乱任贤，是以身常安而国脉永也。上医医国，其次下医医疾。夫人治国如治身之象，疾者身之病，乱者国之病也。身之病，待医而愈；国之乱，待贤而治。治身有黄帝之术，治世有孔子之经。然病不愈而乱不治者，非针石之法误而五经之言诬也，乃用之者非其人。苟非其人，则规不圆而矩不方，绳不直而准不平，钻燧不得火，鼓石不下金，金马不可以追速，土舟不可以涉水也。凡此八者，天之张道，有形见物，苟非其人，犹尚无功，则又况乎怀道术以抚民氓，乘六龙以御天心者哉？夫治世不得真贤，譬犹治病不得良医也。治病当得人参，反得支罗服，当得麦门冬，反蒸横麦，已而不识真，合而服之，病以浸剧，不自知为人所欺也。乃反谓方不诚而药皆无益于病，因弃后药而弗敢饮，而惟求巫覡者，虽死可也。人君求贤下应，以鄙与真，不以枉己，不引真受猥官之，国以侵乱，不自知为下所欺也。乃反谓经不信而贤皆无益于救乱，因废真言，不复求进，更任俗吏，虽灭亡可也。三代以下，皆以支罗服蒸横麦合药，病日瘳而遂死也。

述赦篇：凡治病者，必先知脉之虚实，气之所结，然后为之方，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。为国者，必先知民之所苦，祸之所起，然后设之以禁，故奸可塞，国可安矣。

叙录篇：买药得雁，难以为医。

《法言》重黎篇：扁鹊，卢人也，而医多卢。

《说苑》：三折肱而成良医。

《申鉴》：药者疗也，所以治疾也，无疾则勿药可也。肉不胜食气，况于药乎？寒斯热，热则致滞阴。药之用也，惟适其宜则不为害。若已气平也，则必有伤。惟针火亦如之。故养性者不多服也，惟在乎节之而已矣。

《外史》：士不辅而求霸，犹病者不用医而求愈也。

张裘之行也，问临民之道于子。子告之曰：汝盍医乎？曰：何谓也？曰

：世将无道，则天子有虚眩之疾，诸侯有怠荒之疾，百姓有饥馑之疾，大臣有贪蔽之疾，有司有夤缘侵渔之疾，受黜之臣有要君附权沽举之疾。夫国家如寄也，而有上下之险疾，扰而攻之，国焉不危？子欲临民，医是而已矣。曰：何以医也？曰：子能以仁义为药，以政教为汤，先瘳乎主疾，而后瘳乎诸侯臣庶，不亦善乎？曰：此夫子之医也，弟子何敢！逮曰：畏党将医诸侯，若诸侯瘳，国亦不危；诸侯不瘳，岂惟藩篱之祸，亦国之灾也。由此观之，士之交乎诸侯，犹医者之交乎疾，不能离也。而夫子云云，无欲以晋人之故而自释与？曰：子何以为士交于诸侯乎？昔郑人有膏肓之疾，三年而不出户。或告之曰：子之疾危矣，求良医以瘳之可乎？曰：市无良医，何以求为？曰：有良医者在于楚，子以百金致之，彼必不远千里而赴。郑人果得楚之良医以瘳其疾。是医者未尝求疾而治也，医在而疾者求之耳。然则为士者，亦诸侯之求之也，岂求诸侯而交欤？吾受晋王之聘，犹楚医受郑人之金也。郑人得之而瘳疾，晋王得之而不瘳，吾岂不若楚人之医乎？亦信与不信也。今党锢又告难于朝，王室之疾，殆甚于晋吾已矣哉！

蜀王得征君而喜，闻有疾，忽焉而蹙，乃以单车造其门。征君知蜀王至，掩帷而卧，命李元候于阶。蜀王见李元而问曰：征君不能出欤？曰：不能。曰：寡人入以见可乎？曰：既卧矣，俟寤，然后请入。曰：征君得无瘳乎？曰：瘳不为疾也。曰：然则何为？曰：元闻之，天以薄蚀为疾，地以崩溢为疾。天子以幽厉为疾，王侯以骄泰为疾，士以贫蹇为疾，大夫以酷佞为疾，庶人以饥寒为疾。今征君之疾蹇也。国不举贤，使士有蹇疾，羈于道路，轩冕者多豺狼之群，膏粱者多犬豕之辈，由此观之，士安得而无疾也？夫疾以薄蚀崩溢，故天地以圣人为医；疾以幽厉骄泰，故天子王侯以贤士为医；疾以贫蹇，故士以梦卜为医；疾以酷佞，故大夫以明主为医；疾以饥寒，故庶人以循吏为医。然则征君之疾，药石有所不制，鬼神有所不虐，寒暑有所不侵，征于色而不见其槁，动于声而不见其戚，歌于鼓琴而不见其乐，叹于临川而不见其忧，此征君之所以为疾也。

《中论》：怀疾者人不使为医，行秽者人不使画法，以无验也。

《梁刘孝绰谢给药启》：一物之微，遂留停育。名医上药，爰自城府。虽巫咸视诊，岐伯下针，松子玉浆，卫卿云液，比妙众珍，宝云多愧。

《颜氏家训》：医方之事，取妙极难，不劝汝曹以自命也。微解药性，小小和合，居家得以救急，亦为胜事，皇甫谧、殷仲堪则其人也。

《中说》：内关之疾也，非有痛痒烦苛于身，情志慧然，不觉疾之已深也。然而期日既至，则血气暴竭，故内关之疾，疾之中夭，而扁鹊之所甚恶也。以卢医不能别，而遭之者不能攻也。

《朝野僉载》：各医言虎中药箭，食清泥而解；野猪中药箭，啄荠苳而食。物犹知解毒之药，何况人乎？荠苳即沙参也，《尔雅》谓之蓂苳。

《李氏刊误》：夫医切脉指下能知生死者，非天授其性，则因积学而致。然始或着能，末而寡效，论者以始能命通也，末缪数穷也。余曰：不然。其初屡中，喜于积财，记忆未衰，诊理方锐。及其久也，筋力已疲，志怠心劳，获效遂鲜。则始能末缪，于斯见矣。若以数之通塞，岂曰知理哉？

《韩愈杂说》：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，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。善计天下者，不视天下之安危，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。天下者，人也。安危者，肥瘠也。纪纲者，脉也。脉不病，虽瘠不害。脉病而肥者死矣。通于此说者，其知所以为天下乎？夏殷周之衰也，诸侯作而战伐日行矣。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，纪纲存焉耳。秦之王天下也，无分势于诸侯，聚兵而焚之。传二世而天下倾者，纪纲乏焉耳。是故四肢虽无故，不足恃也，脉而已矣。四海虽无事，不足矜也，纪纲而已矣。忧其所可恃，惧其所可矜，善医善计者谓之天扶与之。《易》曰：视履考祥。善医善计者为之。

《松窗寤言》：人食五味以养五气，疾则扞味而气消，药以去之，凡使味之得畅也。人之道也，君臣父子以相生，桑麻谷粟以相养，有暴民生焉，侵弱犯尊，反厥民常，故刑以正之。甚者合党盛与，逆厥上罚，故兵以克之，暴者服而人道通矣。无疾则药不可试也，暴者泯则省刑戢兵可也。夫甘味肥膏，过食之且伤气，况于药乎。而况于舛施者乎。

《东谷所见》：方今药材，鄙贱者且数十倍于前，贵细者又数十倍于前，至携金绕市铺，求之不获者，人孰不知真药之难得如此。凡设铺而招人赎伪药者，愚也。赎伪药而愿疗病者，愚亦甚矣。吾辈宜何策？且宜于饮食衣服而加谨。古人首重食医，春多酸，夏多苦，秋多辛，冬多咸，调以滑甘，平居必节饮食，饭后行三十步，不用开药铺，饮食之加谨者此也。急脱急着，胜如服药。衣服之加谨者此也。或有疾疾，奉行不服药得中医之说，药石虽贵未害也。最是孝子慈孙，侍奉亲庭，岂忍坐视其病而不救？家有余蓄，尚可得良剂，贫窶所迫，将若之何？贫者固难得良剂，富者纵得良剂，又未必有良医。余用念及此，仰天而祝曰：愿天下人安乐！

《省心录》：欲去病则正本，本固则病可攻，药石可以效。欲齐家则正身，身端别家可理，号令可以行。固其本，端其身，非一朝一夕之事也。

《艾子杂说》：艾子事齐王，一日朝而有忧色，宣王怪而问之。对曰：臣不幸，稚子属疾，欲谒告，念王无与图事者，虽朝然心实系焉。王曰：盍早言乎？寡人有良药，稚子顿服，其愈矣。遂索以赐。艾子拜受而归，饮其子，辰服而已卒。他日，艾子甚忧戚，王问之故，蹙然曰：卿丧子可伤！赐黄金以助

葬。艾子曰：殇子不足以受君赐，然臣将有所求。王曰：何求？曰：只求前日小儿得效方。

《演繁露》：医有按摩法，按者以手捻捺病处也，摩者揉搓之也。字当从手，则其书当为按矣。《玉篇》手部无按字。《广韵》有按字，却从才别出，案字从木，注曰：几属也。

《栞城遗言箴》：眼医王彦若，在张文定公门下，坡公于文定坐上赠之诗，引喻证据，博辨详切高探，后学读之茫然。坡公敏于著述如此。

《老学庵笔记》：陈亚诗云：陈亚今年新及第，满城人贺李衙推。李乃亚之舅，为医者也。今北人谓卜相之士为巡官。巡官，唐五代郡僚之名，或谓以其巡游卖术，故有此称。然北方人市医，皆称衙推，又不知何谓。

石藏用，名用之，高医也。尝言今人禀赋怯薄，故按古方用药，多不能愈病。非独人也，金石草木之药，亦皆比古力弱，非倍用之，不能取效，故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。群医至为谣言曰：藏用檐头三斗火。人或畏之，惟量以道大喜其说，每见亲友蓄丹，无多寡尽取食之，或不待告主人。主人惊骇，急告以不宜多服，以道大笑不顾，然亦不为害。此盖禀赋之偏，他人不可效也。晚乃以盛冬伏石上书丹，为石冷所逼，得阴毒伤寒而死。

《泊宅编》：蜀人石藏用，以医术游都城，其名甚着。余杭人陈承亦以医显。然石好用暖药，陈好用凉药。古之良医，必量人之虚实，察病之阴阳，而后投之汤剂，或补或泻，各随其证。二子乃执偏见，一概于冷暖，而皆有称于一时，何也？俗语云：藏用檐头三斗火，陈承篋里一盘冰。服金石药者，潜假药力以济其欲，然多讳而不肯言，一日疾作，虽欲讳不可得也。吴兴吴景渊刑部服硫黄，人罕有知者，其后二十年，子橐为华亭市易官，发背而卒，乃知流毒传气，尚及其子，可不戒哉！

《堦户录》：许引寄医，常云：病与药值，惟用一物攻之，气纯而愈速。今之人不善为脉，以情度病，多其物以幸有功，譬之猎不知兔，广络原野，冀一人获之，术亦疏矣。一药偶得他味相制，勿能专力，此难愈之验也。

《云麓漫抄》：医书论人脉有寸关尺三部，手掌后高骨下为寸，寸下为关，关下为尺。自高骨下至切寸脉指尽处，得寸为寸，则自切尺脉指尽处上至中指指尖，岂非尺乎？古人以身为度，故寓于脉以言之。今医家但屈中指，以两纹尽处为寸，或侧手论夫长短，虽不相远，至问寸尺何以名脉，则不能答。

《病榻寤言》：杨朱之友季梁有疾，其子三致医：其一矫氏之医曰：病在有生之后，欲攻其渐。季梁曰：众医也。其一俞氏之医曰：病在未生之前，其甚弗可已也。季梁曰：良医也。其一为卢氏之医曰：病出于禀生未形之先，齐生死而一之也。季梁曰：神医也。遣之而疾瘳。夫季梁之疾，三致医而疾瘳。

余也齐居三月，内达于生死而疾自愈。若季梁则犹有外之心也。

《群碎录》：孔子主痈疽，赵岐以为痈疽之医。按《说苑》：雍睢，人姓名，赵岐传之误。

《寒檠肤见》：昔者秦缓死，其长子得其术，而医之名齐于秦缓，其二三子者，不胜其忌，于是各为新奇而托之于父，以求胜其兄。非不爱其兄也，以为不有以异于兄，则不得以同于父。天下未有以决也，他日，其东邻之父，得缓枕中之书而出以证焉，然后长子之术，始穷于天下。少史子曰：有所讼者，必有所质也。苟不稽实，讼可听呼？是以争鸡之讼，有菽粟之证；争牛之讼，有放归之证；辨贼之讼，有摸钟之证。否则鼠牙雀角，穿屋穿墉者，谁能胜其辨耶？岂惟辨医缓三子之术而已哉？故曰：简不听。又曰：阅实其罪。

《比事摘录》：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无弊者。病齿之人，服苦参，齿愈矣，而腰重不举。世不有类是者耶？蓝蛇有毒，尾却解毒；当归生血，须却破血；麻黄发汗，根节复止汗；酸枣醒睡，仁复令人贪睡；蝼蛄腰以前治大小便之过滑者，腰以后治闭结者，一物也，为用不同如此。又盐以浸鱼肉，则能经久不败，以沾布帛，则易朽烂，一物也，所施处各有所宜。惟医亦然。阿魏性极臭，用以入食饵，乃能去臭；葫气极荤，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气，荤臭非所常宜也。君子医国，有兴废除害之责，人才用舍，可不审其所处者哉？

《兼明书》：世上医人，见人病不能饮食，即云脾不磨者。明曰：按鳧鵝鸡之类，口无牙齿，不能嚙嚼，须脾磨然后能消，故其脾皮悉皆坚厚。若人则异畜兽，既有牙齿能嚼食物，故脾皆虚软，惟气用化耳。病人脾胃气弱，即不能化食，非不磨也。家语云：齧吞者八窍而卵生，齧齧者九窍而胎生。胎卵既殊，脾胃亦别。而医人不喻斯理，一概而言，历代虽多，曾无悟者。

《玉笑零音》：昔文公二竖入于膏肓，扁鹊识之；秦孝崔妃入灵府，许智藏识之。非察其疾也，乃诊其心也。

《三余赘笔》：世言老医少卜，则医者以年老为贵，卜者以年少为贵。老医人皆知之，问之少卜，不知何谓？按王彦辅《尘史》云：老取其阅，少取其决。乃知俗语，其来久矣。

《长安客话》：太医院署有古铜人，虚中注水，关窍毕通，古色苍碧，莹然射目，相传海潮中出者。

《清异录》：凡病膏肓之际，匕药难效，此针灸之所以用也。针长于宣壅滞，灸长于达气血。古人谓之延年火，又曰火轮三昧。

《雪涛小说》：盖闻里中有病脚疮者，痛不可忍，谓家人曰：尔为我凿壁为穴。穴成，伸脚穴中，入邻家尺许。家人曰：此何意？答曰：凭他去邻家痛，无与我事。又有医者，称善外科。一裨将阵回，中流矢，深入膜内，延使治

，乃持并州剪，剪去矢管，跪而请调。裨将曰：镞在膜内者，须急治。医曰：此内科事，不意并责我。噫！脚入邻家，然犹我之脚也；镞在膜内，然亦医者之事也。乃隔一壁辄思委脚，隔一膜辄欲分科，然则痛安能已？责安能诿乎？

昔有医人自媒能治背驼，曰：如弓者，如虾者，如曲环者，延吾治，可朝治而夕如矢。一人信焉，而使治驼。乃索板二片，以一置地下，卧驼者其上，又以一压焉，而即躡焉。驼者随直亦复随死。其子欲鸣诸官，医人曰：我业治驼，但管人直，那管人死？呜呼！世之为令，但管钱粮完，不管百姓死，何以异于此医也哉。虽然，非仗明君躬节损之政，下宽恤之诏，即欲有司不为驼医可得耶？

《遁徇篇》：用药治病，病好后便须抛药，犹复服药不已，必且积药成病。

《求志编》：为政莫大于兵刑，民生莫重于医。是以周官有询听宥赦之详，无滥刑矣；田氏讲武之预，无败兵矣；十全十失之察，无庸医矣。今大理刑部都察审录重囚，用一己之见，都督都司挥户战敌，乏多算之谋，惠民药局废而不讲，奈何能兴亲民之治也。

外编

《芸窗私志》：神农时，白民进药兽。人有疾病则拊其兽，授之语。语如白民所传，不知何语。语已，兽辄如野外，（口衔）一草归，捣汁服之即愈。后黄帝命风后纪其何草起何疾，久之，如方悉验。古传黄帝尝百草，非也。故虞卿曰：黄帝师药兽而知医。

《列子》汤问篇：鲁公扈、赵齐婴二人有疾，同请扁鹊求治。扁鹊治既，同愈，谓公扈、齐婴曰：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脏者，因药石之所已，今有偕生之疾，与礼偕长，今为汝攻之何如？二人曰：愿先闻其验。扁鹊谓公扈曰：汝志强而气弱，故足于谋而寡于断；齐婴志弱而气强，故少于虑而伤于专。若换汝之心，则均于善矣。扁鹊遂饮二人毒酒，迷死三日，剖胸探心，易而置之，投以神药。既悟如初，二人辞归。于是公扈反齐婴之室而有其妻子，妻子弗识；齐婴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，妻子亦弗识。二室因相与讼，求辨于扁鹊。扁鹊辨其所由，讼乃已。

《齐谐记》：钱塘徐秋夫善治病，宅在湖沟桥东，使闻空中呻吟声甚苦。秋夫起，至呻吟处问曰：汝是鬼耶？何为如此？饥寒须衣食耶？抱病须治疗耶？鬼曰：我是东阳人，姓斯名僧平，昔为乐游吏，患腰痛死，今在湖北虽为鬼，苦亦如生，为君善医，故来相告。秋夫曰：但汝无形，何由治？鬼曰：但缚茅作人，按穴针之讫，弃流水中可也。秋夫作茅人，为针腰目二处，并复薄祭

，遣人送后河中。及暝，梦鬼曰：已差。并承惠食，感君厚意。秋夫宋元嘉为奉朝请。

《朝野僉载》：久视年中，襄川人杨元亮，年二十余，于虔州汶山观佣力，昼梦见天尊云：我堂舍破坏，汝为我修造，遣汝能医一切病。悟而说之，试疗无不愈者。赣县里正背有肿，大如拳，亮以刀割之，数日平复。疗病日获十千。造天尊堂成，疗病渐渐无效。

如意年中，洛州人赵元景病，卒五日而苏，云：见一僧与一木，长尺余，教曰：人有病者，汝以此木拄之即愈。元景得见机上尺，乃是僧所与者，试将疗病，拄之立差。门庭每日数百人。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，追禁左台，病者满于台门。则天闻之，追入内，官人病，拄之即愈。放出任救病百姓，数月以后，得钱七百余贯。后渐无验，遂绝。

《稽神录》：陈寨，泉州晋江巫也。善禁祝之术，为人治疾多愈者。有漳州逆旅苏猛，其子病狂，人莫能疗，乃往请陈。陈至，苏氏子见之，戟手大骂，寨曰：此疾入心矣。乃立坛于堂中，戒人无得窃视。至夜，乃取苏氏子劈为两片，悬堂之东壁，其心悬北檐下。寨方在堂中作法，所悬之心，遂为犬食。寨求之不得，惊惧，乃持刀宛转于地，出门而去。主人弗知，谓其作法耳。食顷，乃持心而入，内于病者之腹，被发连叱，其腹遂合。苏氏子既悟，但连呼递铺递铺。家人莫之测。乃其日去家数里，有驿吏手持官文书，死于道傍。初南中驿路二十里置一递铺，驿吏持符牒以次传授，欲近前铺，辄连呼以警之。乃寨取驿吏心而活苏氏子，遂愈如故。

《东坡杂记》：王旂元龙言：钱子飞有治大风方极验，常以施人。一日，梦人云：天使已以此病人，君违天怒，若施不已，君当得此病，药不能救。子飞惧，遂不施。仆以为天之所病不可疗耶？则药不应复有效。药有效者，则是天不能病。当是病之祟畏是药，假天以禁人耳。晋侯之病为二竖子，李子豫赤丸亦先见于梦，盖有或使之者。子飞不察，为鬼所胁。若余则不然，苟病者得愈，愿代受其苦。家有一方，以敷皮肤，能下腹中秽恶，在黄州试之，病良已，今当常以施人。

《闻见近录》：张文定守蜀，重九药市，拂晨骤雨，随行医官张子阳避雨玉局观，须臾晴霁，树上白衣翁伫立，顾视子阳曰：我有一事，要尔通意主人。子阳唯唯。即出药二粒如粟米大，使遗文定。子阳曰：尝识尹否？翁姓何氏？翁曰：我姓葛，侍郎已两守蜀，我尝见之。子阳曰：止此一来耳。翁曰：说与主人，他日再来此相寻。子阳持药，具白文定。以汞一两，置药一粒煅之，须臾有声，如远磬然，清越非常，谛听间，忽有圆光出合内，焕耀满室，惊而取之，汞成黄金。文定乃饵其余药一粒。使再访之，不复见矣。

《龙川别忘》：张安道知成都，日以医官自随，重九请出观药市。五更，市方合而雨作，入玉局观避之。至殿上，医见一道人临阶而坐，往就之，相问劳已。道人曰：张端明入蜀，今已再矣。医曰：始一至蜀耳。曰：子不知也。凡人元气十六两，渐老而耗，张公所耗过半矣。吾与之夙相好，今见子，非偶然也。解衣裙出药两圆，曰：一圆可补一两气。医曰：张公虽好道，然性重慎，恐未信也。道人曰：所以二圆，正为尔也。取一圆并水银一两纳铍中，以盞盖之，烧之良久，札札有声，揭盞以松脂木投之，觉有异，三投而药成，当知此非凡药也。医径归，白公试之如其言，每投松脂，焰起照所坐小亭，至三投，焰如金色，倾出则紫金也。乃服其一圆，而使医遍游成都，冀复遇焉。后见之孔明庙前，复得一圆药，然服之亦无他异。

《稽神录》：江南吉州刺史张耀卿，有谦力者陶俊，性谨直，尝从军征江西，为飞石所中，因有腰足之疾，恒扶杖而行。张命守舟于广陵江口，至白沙市避雨酒肆，同立者甚众，有二书生过于前，独顾俊相与言曰：此人好心，宜为疗其疾。即呼俊，与药二丸曰：服此即愈。乃去。俊归舟吞之，良久，觉腹中痛楚甚，顷之痛止，疾亦多差，操篙理缆，尤觉轻健。白沙去城八十里，一日往复，不以为劳。后访二书生，竟不复见，人疑为神。

江南刑部郎申张易少居灾川，病热困憊，且甚恍惚，见一神人长可数寸，立于枕前，持药三丸，曰：吞此可愈。易受而亟吞之二丸，嗟之一丸，落席有声，因自起求之不得。家人惊问何为？真述所见，病因即愈。即日出入里巷，了无所苦。

《曹州志》：嘉靖初，郡人吴侍御楷，年方数岁，感痞疾，烦闷困殆，自拟莫救。一日夜半，忽梦黄冠者，就榻呼之起，以刀抉其胁，出肠胃，刮摩洗滌讫，复纳之，外敷以膏。楷醒，顿觉胸膈冰冷，宽爽异常，因以梦语其父。其父引手摸其腹，积块已消大半矣。惊喜，沉思曰：必神医示灵活汝也。次早抱楷，诣三皇祠，遍认配享诸名医，至孙真人象，遂躍然指之曰：此即梦中医我疾者也。其父因设祭，并新其祠，楷自是脱然。登第后，每宦游旋里，必诣祠祭享，视栋楹瓴甋，加葺饰以终其身焉。

《平阳府志》：杨栋，字世资，蒲州人。聪敏博览，尤精医。灵宝何御史以童子致帋帐中，以为女之有疾者，令诊之，察脉曰：乃童男无病者。因大奇之。歿后，行医于河东运司，识其面者，讶曰：此莫非蒲州之杨世资也邪？遂不复见。芮城水门村翟炳，一日诣蒲，同药室询姓名，子叙曰：乃故父也，何以问及？炳曰：我与尔父，今月九日，言别有约相访。时有郭惟良辈诘其故，炳曰：某乃老医，在我村治病。众因惊，疑其为神矣。

《虞初新志》：刘云山，万历间医也。然当时其术未行，身死三十七年而

名始着。陈子闻之曰：异哉！理可信哉？客曰：杭州巨室某者，千患恶疾垂毙，其家已环而哭之，有一医突至，曰：我刘云山也。视毕而病者愈，赠以金不受，去曰：他日晤我毗陵城司徒庙巷。踰月，巨室子果至觅云山，巷之老人曰：子谬矣！云山死且三十七年矣。然云山生时信鬼神，曾梦授斯庙之神，募钱尚书地以广祠宇，因自为像于神傍，其形容尚可识也。巨室子跃入，驾顾骇愕，抱其像哭泣而去。由是吾郡之人，观者拜者祭祷者，奔走无虚日，亦复有验。陈子闻之曰：异哉！理可信哉！虽然，使云山之术得展于生时，我固知云山之志可毕也。乃负其术而不遇其时，此云山之所以至死而犹不肯泯没者乎？虽其事近于荒唐怪异，君子亦当悯其志而姑信之也。

蜀中刘文季为余言，昔献贼中有所谓老神仙者，事甚怪，能生已死之人，续已断之肢与骨，贼众敬如神明焉。其初被掳时将杀之。贼掳人不即杀，审其人凡一技一艺者皆得免。神仙比能以泥塑像获免，贼中遂以塑匠呼之。一日，塑匠涤大釜，沃水拆屋，为薪燎之，水沸，沸凡数，以一棒右左搅成膏。贼众骇，争相传。献贼闻谓妖人，又将杀之。塑匠曰：愿一言以死。王不欲成大事耶？何故杀异士？献贼异而问之，曰：臣有异术，能生人。此膏乃仙授，或刀斧，或掳掠，受重创者，臣能顷刻完好。献贼即掳一人试之，立验。献贼残忍，日杀人剽刳人，至笞掠无算。笞凡数百，血肉糜溃，气息仅属者，付塑匠，以白水膏敷之，无不生，且立刻杖而行。军中争趋之，馈遗饮食无虚日，以是衣食囊橐渐充矣。献贼有爱将某者，攻城为飞石 爻所中，去其颈，奄奄一息矣。塑匠曰：易与耳。即生割一人颈按之，敷以膏，一日而苏，饮啖如未创也。时孙可望在贼为监军，夜被酒，杀一嬖妾，旦行二十里，醒而悔之，道遇塑匠，笑问曰：监军夜来未醉耶？何有不豫色然？可望告以故，塑匠曰：监军果念其人乎？吾当回马觅之。可望曰：唉！起营时尸不知何在，想为犬豕啖矣。何从觅？塑匠曰：监军若命我觅，何物犬豕，敢啖贵人乎？可望曰：鼠子给我！汝欲逃耶？我当遣介士押汝觅。塑匠笑曰：何处觅？觅何能得？可望怒曰：汝何戏我！塑匠指道傍舁一毡橐曰：何需觅，即此是也。可望曰：已朽之骨，何舁之？塑匠笑谓：监军曷启之？可望下马解毡，则星眸宛转，厌厌如带雨梨花，帐中之魂已反矣。可望喜噪，一军皆惊，闻于献贼。献贼曰：此神仙也！当封之。口封恐众未知，时营大泽中，下令军中，人备一几，以次日集广原。是时贼数十万，令以数十万几累之，最高者谓拜仙台。于是衣塑匠以深衣，巾以纶巾，方履丝绦。塑匠身長六尺，广颡阔面，有须，望之如世所绘社神者。然命之升台，台高且危，塑匠怯，不欲登。献贼令军士各持弓矢引满以向之，曰：不登即射！塑匠不得已，及其半，惴栗惶惧，而万矢拟之如的，不敢止，勉登其上。献贼令三军释弓矢，罗拜其下，呼老神仙者三。于时声震天地

，自此不复呼塑匠，而皆曰老神仙矣。老神仙亦自此不轻试其术。有渠贼某者，战败伤足，胫骨已折，所不断者，皮仅寸耳。求老神仙治，辞以不易。某哀号宛转，盛陈金帛以请，老神仙挥之曰：此身外物，吾无需，虽然，吾不忍将军之创也。吾无子，将军能养我乎？某指天而誓，愿终身父事之。老神仙从容解所佩囊，出小锯锯断其足上下各寸许，取生人胫，度其分寸以接之，敷药，不数日而愈。自此贼中凡求其药者，皆不敢侈馈遗，争投身为养子矣。献贼有幸婢曰老脚者，美而慧，善书画，脚不甚纤，因名。凡贼中移会侦发文字，皆所掌，献贼嬖之。燕处有所思，老脚见其独坐，私往侍之，贼不知为老脚，疑旁人伺，以所佩刀反手击之，中其腰，折骨剝腹出肠而死。献贼省之，悔恨惋痛，急召老神仙。老神仙曰：已死不能救。献贼骂曰：老狡，监军妾，不亦已死者乎？汝不能救，当杀汝以殉。老神仙逡巡曰：需时日方可。献贼急欲其生，限三日。老神仙请期三七。比以酒合药灌之，一匕喉间格格有声，老神仙贺曰：可救矣！七日当复。因取水润其肠，纳腹中，引针缝之，敷以药，夹以木板，均以绳，果七日而老脚走履如常时。及献贼死，贼众溃，从蜀奔滇，生平素德于老神仙者，卫之来滇。永历至，贼众多为伪王侯，老神仙啸傲王侯间，拥厚贄，辟室城东隅，累石成山，凿井为池，旁植花木，蓄朱鱼数百头，客至浮白，呼鱼出水以娱，醉则高歌而卧，不顾也。迄永历奔缅甸，老神仙从之。行及腾越，居常向空咄咄，若有所诉。一日，谓文季云：吾老矣！将奈何？文季曰：等死耳，公何惜。但公之异术，素靳不与人，致绝其传，是可惜。老神仙曰：吾非靳也。吾师授我时有戒也。因讯其所授之由，曰：某陈姓，河南邓州人，名家子。少尝入乡塾，性不乐章句，塾侧有塑神佛者，时就与嬉，塾师时扑责之，归而父母复责以不学，不能耐，遂出亡，怅怅无所适，因祷于关帝，得一签云：他日王侯却并肩。自顾一丧家子，何得并肩王侯哉？然神不诬我，与王侯并肩者惟仙人。素闻终南山多隐仙，愿往从之。穷登涉，忍饥寒，遍访无可从者。一日至山后，遥望绝壁上有洞，人出入。因披荆棘，踞巉岩，达于洞，见一道者坐石上，翛然异凡人。余幸曰：此吾师也！因长跪以请。道者不顾，拂袖归洞。余不敢入，即洞口稽首而已。如是者三日，忽一童子，持一物示余云：师食尔。状如糕，色白，方仅二寸，味甘如饴，食之，遂不复饥。余窃喜，益信拜求。至七日，道者忽出问余曰：痴子！汝欲何为？余告以求仙。道者哂曰：去！汝非此中人，何自苦为？余自念无所归，惟投崖死耳，涕泣以求。道者已而曰：吾念汝诚，有书一卷授汝，资一生食。好为之，勿轻泄，泄则雷击也。速去，毋久留，徒饱虎狼耳。余得书惊喜，仓皇下山，省之皆禁方也，可三十页。道延安，人争传某巡抚者，有爱女戏秋千，伤足骨出于外，医莫能疗，募能疗者，金二百，骡一匹。余往应募，依方试之，果

瘥。余于是囊金乘骡归。吾父怒出亡，且疑多金。是时贼已起，谓余必从不义，首于官，将置之法。余族兄孝廉某白无辜，出狱，讯其故，因出书。余父闻余出，持大杖奔族兄家。余族兄反复解喻，不信，并陈书以实。余父愈怒，裂书火之。族兄从火中夺得仅四页，余急怀而逃。今之所用者，皆烬余之页耳。年久，其四页者亦不知往矣。其自述如此。居无何，以疾死。呜呼！不龟手药一也，一以封侯，一不免于泮澣，顾所用异耳。同使老神仙能体父志，不陷于贼，挟此术游当世，卢扁华佗不得专于前矣。惜其狃于货利，遂安神仙之名，而终以贼死。虽然人之遇仙与不遇仙，惟视福德之厚薄，老神仙得其书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。尝见稗官所志，侯元者，樵山，遇老人授兵法，卒以作贼，戮其身，事颇类此。常怪仙人不得其人，即秘其传可也，何往往传非其人，以致戕害？仙亦何忍哉！且终南道者，亦未必真仙。闻其膏乃以处子阴户油炼之，火光满室，焰升屋梁，光息而膏成，此岂仙人救人之方乎？本草以多用虫鱼，致迟上升十年，况杀人以救人，不独一人，且数十百人，是老神仙者，则亦始终一贼而已。